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一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劄子

再議經費

臣嘗言皇祐治平歲入皆一億萬以上而歲費亦畧  
盡之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皆三二作萬餘員  
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皆一千萬以上是二者  
費皆倍於景德使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者  
可考而知皇祐治平郊費之端多於景德者可考而  
知然後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歲入如皇

宋本三下  
注作二

祐治平而祿吏奉郊之費同於景德則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推而省之以歲入一億萬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為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陛下謂臣所言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也令一作付之中書臣待罪三班按國初承舊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為三班立都知行首領之又有殿前承旨班院別立行首領之端拱以後分東西供奉又置左右侍禁及承旨借職皆領于三班

三班之稱亦不改初三班吏員止於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間廼總四千二百有餘至平今廼總一萬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蓋景德員數已十倍於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於景德畧以三年出入之籍較校一作之熙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畧考其入官之繇條於別記以聞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

者惟陛下試加考察以類求之蓋有約於舊而浮於  
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  
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  
是而力行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  
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  
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以陛下之  
聖質而加之勵精以變因循苟簡之敝方大脩法度  
之政以幸天下詒萬世故臣敢因官守以講求其損  
益之數而終前日之說以獻惟陛下財擇

請改官制前預選官習行逐司事務

臣伏以陛下稽古正名脩定官制今百工庶務類別  
以明其於講求經畫皆出聖慮彌綸之體固已詳盡  
然推行之始去故取新竊恐百執事之人素未諭於  
其心習於其耳目一日之間或未盡知其任群吏萬  
民聽治於上者或未盡知所趨待夫問而後辨推而  
後通則必有煩阻之患留滯之虞若圖之於早定之  
於素則一日之間官號法制一新於上而彛倫庶政  
叙行於下內外遠近雖易視改聽而持循安習無異  
於常此臣所以區區之愚庶有補於萬一也今百司  
庶務既已類別若以所分之職所總之務因今日之

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位叙分名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鈞考有革有因有損有益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有當布於衆者自一事已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前習勒已定則命出之日但在奉行而已蓋吏部於尚書爲六官之首試即而言之其所總者選事也流內銓三班東西審官之任皆當歸之誠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今僕射尚書侍郎郎員外郎以其位之升降爲其任之煩簡使省書審決某當屬郎員外郎某當屬尚書侍郎某

當屬令僕射各以其所屬預爲科別如此則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矣曹局吏員如三班諸房十有六諸吏六十有四其所別之司所隸之人不必盡易惟當合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損者損之當益者益之使諸曹所主因其舊習如此則新補之吏不論而知其守矣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鈞考其因革損益之不同與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布於衆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此則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敘矣夫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新補之吏不論而知其

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敎則推行之始去故取新  
所以待之者備矣其於選事如此旁至於司封司勳  
考功當隸之者內服外服庶工萬事當歸之者皆推  
此以通彼則吏部之任一作不待政出之日司而後  
辨推而後通也推吏部之事以通於百工庶職如此  
則體雖至大而操之有要事雖至變而處之有素一  
日之間官號法制鼎新於上而彛倫庶政敎行於下  
內外遠近雖改視易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區區  
之愚庶有補於萬一者在此而臣愚淺薄不知治體  
貪於傾盡而不知其言之妄採掇增損實待聖斷惟  
陛下之所裁幸取進止

請改官制前預令諸司次比整齊架閣版籍等

事

臣伏以陛下發德音正官號法制度數皆易以新書  
太平之原實在於此今論次已定宣布有期四方顛  
顛跂足而望臣竊恐施行之際新舊代易之初庶工  
之間或吏屬因循或簿書緣絕其於督察漏畧檢防  
散逸彌綸之體不可不早有飭戒欲乞明諭有司架  
閣有未備者備之版籍有未正者正之凡憲令圖牒  
簿書案牘皆當次比整齊歛藏識別以至於官寺什

南豐文集 卷三十一 五  
器九物之屬公上者亦皆當鈎考詳於簿錄庶於新舊更易之間得無漏畧散逸之弊非獨倣當今典領之懈且以絕異時追究之煩敢進止

請以近更官制如周官六典爲書

臣竊以周制六卿各率其屬皆有分職見於禮經至唐自三省而下分命庶官亦各以其職事見於六典今陛下講求化原更定官制蓋作憲垂法繇古以來其於大體有不可易者雖唐虞三代未嘗易也至於緣人情因世故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故雖唐虞之際極盛之時凡巡守四方則皆脩五禮而周人治

象之法亦歲有更革况於時異事殊而可以膠於一方之說泥於一偏之跡哉故陛下更制改作其彌綸大意則遠體周官而近因唐制此所謂於其大體有不可易者也至於從宜應變則解縱拘攣獨出聖謀不牽常筭此謂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也夫能審其不可易者而因之斷其不可不易者而更之惟當而已然後可謂明制作之體惟陛下聖性之卓故能處之無疑此非群臣之所能望也今更定官制其所先者在於使群臣庶位皆明知其職分職分旣明然後在事者得各因其名以効其實而攷察者欲覈其

實則必推其名此作法之大要所謂不可易者也今庶尹百工分位既定宜有新書如周官六典明白之文使內外上下曉然究悉以熙庶績而康萬事臣適典明命亦得各以百執事所分之職載於訓詞以飭戒在列以稱陛下董正治官循名責實之意其書宜以時頒布以幸天下如體重事鉅其不可不易者文字論次尚有未周則百司所守小大之務亦宜先有條具委曲章明施於列位使人人皆知其任勸於赴功而臣亦得討論演暢見於王者之訓以副聖君勵精求治爲世作則之心取進止

### 史館申請三道

臣脩定國史止依司馬遷以下編年體式至於書事隨便今畧具條目進呈其餘文義曲折難預爲定例者須候著撰之際徐更隨宜候書成日爲逐篇述傳繫於末卷以見論次之意蓋若預爲定例恐於文義須至拘牽就例或有所妨其書事隨便今略具條目如左

一群臣拜罷見於百官表

一刑法食貨五行天文災祥之類各見於逐志

已上更不於本紀載述之類



一名位雖崇而事迹無可紀者更不立傳或善惡有可見者則附見之

一善惡可勸戒是非後世當考者書之其細故常行更不備書

右取進止

臣脩定五朝國史有合申請事具下項

一自宋興以來名臣良士或增有名位或素在丘園其有嘉言善行歷官行事軍國勲勞或有貢獻封章或有著撰文字或本家有碑誌行狀紀述之文或他人爲作傳記之類今來

所脩國史須合收採載述慮恐舊書訪尋之初有所未盡至今歲月已遠耳目所及者少或至漏略欲乞京畿委開封知府及畿縣知縣在外委逐路監司州縣長吏博加求訪有子孫者延致詢問諭以朝廷之意欲使名臣良士言行功實傳之不朽爲人子孫者亦宜知父祖善狀合要顯揚使得見於國史以稱爲人後嗣之義各令以其所有事迹或文字盡因郡府納於史局以備論次或文字稍多其家無力繕寫即官爲委官以官用傭寫字

人書寫校正其曾任兩府兩制臺諫之家須  
逐家一一詢訪無令漏略各限自指揮到日  
一月內取到文字發送史局其逐路監司州  
府逐縣長吏各具無漏略文狀連申  
一申中書向來編集累朝文字本局不見得從  
初名目及樞密院有編集機要文字并兩處  
有錄得累朝御札手詔副本文字欲乞令檢  
送本局以備討論取進止

臣脩定五朝國史據舊書及更加採摭以備紀錄外  
竊慮五聖臨御之日德音行事外廷有所未聞及自  
來更有紀述發明文字藏在宮禁者欲乞特賜頒示  
以憑論次所貴祖宗功德傳布方冊得以周盡  
右取進止

請訪問高驪世次

臣竊考舊史高句驪自朱蒙得紇升骨城居焉號曰  
高句驪因以高為氏歷漢至唐高宗時其王高藏失  
國內徙聖曆中藏子德武得為安東都督其後稍自  
為國元和之末嘗獻樂工自此不復見於中國五代  
同光天成之際高驪王高氏復來貢而失其名長興  
三年乃稱權知國事王建遣使奉貢因以建為王建

子武武子昭昭子佑佑弟治治弟誦誦弟詢詢相繼立  
蓋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傳二十一君而  
失國其後復自為國而名及世次興廢之本末與夫  
王建之所以始皆不可考王氏自建至佑四王皆傳  
子自治至詢三王皆傳弟詢自天聖八年來貢至熙  
寧三年今王徽來貢其不見於中國者蓋四十有三  
年今陛下仁聖文武聲教之盛東漸海外徽所遣使  
方集闕下蓋高句驪文字之國也其使者宜知其國  
之君長興壞本末名及世次欲乞詔諭典客之臣問  
自德武之東也其後何以能復廿六國何以復失之嘗

傳幾君其名及世次可數否王建之所以興者何繇其  
興也自建始歟抑建之先已有興者歟自天聖至熙  
寧四十三年之間而徽復見於中國其繼詢而立者  
歟豈其中間復自有繼詢者歟徽於詢爲何屬如其  
言可論次足以補舊史之闕明陛下德及萬里殊方  
絕域前世有不能致者慕義來庭故能究知四夷之  
事非聲教之所被者遠不能及此取進止

貼黃欲乞諭畢仲衍因話從容訪問或來使未能  
盡對即諭以候歸本國討尋記錄因向後別使人  
附來

高驪世次

高句驪其先出夫餘王得河伯女因閉於室感日而

孕生朱蒙及長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走得免至紇

升骨城居焉彌高句驪因以高為氏朱蒙死子如栗

立如栗死子莫來立漢武帝元朔四年滅朝鮮置驪

立史失其世次王莽時發高句驪兵代胡不欲行遂

立皆出塞為寇歸咎於驪嚴乞誘而斬之莽乃大悅

立更名高句驪王光武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復

其王彌史不著其名莫來裔孫宮立遼東之間宮死子遂

成立安帝建光元年也遂成死子伯固立比史云宮死伯固

死子伊夷模立伊夷模死子位宮立位宮死元孫乙

弗利立遼東弗利死子釗立安立史失其世次而云

州牧晉孝武釗曾孫璉立晉太武時始遣使璉死孫

雲立後魏孝文太和五年也雲死子安立後魏宣武

安死子延立延死子成立成死子湯立湯死子元立

隋開皇大業中皆伐之元死弟建武立建武之立隋末也唐高

建武死弟之子藏立建武為蓋蘇文所斃更立建武

國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之職正觀十八年遣李勣

伐之十九年太宗親征高宗龍朔元年遣任雅相以

三十六軍水陸分途觀高麗之釁乾封三年李勣拔

扶餘城總章元年李勣拔平壤城執藏拔其地蓋朱

蒙至歲有國藏子德武為安東都督武后聖曆二年

九百年矣至元和未遣同光天成間高驪國王高氏累遣使朝

使獻樂工

玄宗本

貢唐末中原多事其國遂自立君長同光後唐莊宗

時天成明宗時天德元年至長興二年二百六十

四年通上九百年計高驪國王王建立年明宗長興三

王建遣使朝貢建死子武立武死子昭立建隆三年

明宗拜為王五年昭死子伯立開寶元年太平興國二

來貢立太平興國七年九月遣使來貢制以治為王九年

年又來貢五年來治死弟誦立誦初立遣兵校徐遠

乞師優詔答之誦死弟詢立大中祥符七年天禧元

不至咸平三年其臣吏部侍郎趙之遴命牙將朱仁

紹至登州訪之州將以聞召見仁紹回因賜誦鈿函

詔六年來貢乞誦死弟詢立大中祥符七年天禧元

師優詔答之誦死弟詢立大中祥符七年天禧元

元豐類藁卷第三十一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二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劄子

論中書錄黃畫黃舍人不書檢

臣初掌書命中書吏以錄黃畫黃并檢赴臣簽書其

檢中書舍人稱臣書名而侍郎押字至錄黃畫黃然  
後侍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臣曾巡廳言檢草舍人稱  
恐於理未安自後舍人遂不書檢惟書錄黃畫黃而已  
臣書名而侍郎押字恐於理尚有未盡且錄黃畫黃  
并檢一體相須而成當書之官未有可以一書一否  
也况錄黃侍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者事君之體固然

也其檢舍人不書欲以爲別異執政乎則錄黃畫黃并檢一體相須而成事君之體於例當一一書之盖方其嚴上則未有可以復伸下也伏尋故事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天下衆務無不關决其各執所見謂之五花判事故唐太宗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須執論比來遂無一言駁論若惟書詔勅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今舍人不押六曹惟掌書命而事干書命者又不書檢竊尋故事未有可據而然也或謂事干書命者有除改行遣因依故舍人不當書檢然向來書檢已連除改因依况除改因依參於典故即無舍人不得預聞之理臣詳本朝之制官司佐屬蓋有得書檢而不得書行移文字者未有得書行移文字而不得書檢者此又於理可疑臣固非欲書檢也顧緣職分不敢苟止伏乞攷詳理體斷自聖裁令臣得以遵守取進止

元豐五年七月

請給中書舍人印及合與不合通簽中書外省

臣檢會中書外省昨准門下省連到詳定官制所狀內事件有申明下項

一檢會官制所元豐四年十月七日上殿劄子元擬門下省印給事中印奉聖旨門下省印尚書

省印門下給事中印中書舍人之印尚書列曹  
別具攷定取旨餘兩省官并省務並用給舍印  
臣今看詳通進司文字既隸給事中合使門  
下給事中印

一給事中廳狀勘會請到門下外省印未委合於  
何處收掌

臣今看詳上件印合係散騎常侍收掌如闕  
則以次官

一給事中廳狀四月二十九日准詳定官制所發  
到狀二件為分撥人吏并院子事各係申門下

外省今來未審係是何官書判施行

臣今看詳應申門下外省文字合係本省散騎  
常侍以下通簽書

一狀後門下外省批已施行外五月六日送中書  
外省施行訖即却繳送合屬去處

臣今看詳逐項事件並只是指揮門下外省  
及給事中廳其中書外省雖准批送施行即  
未有定制中書外省及舍人廳事務明降指  
揮兼官制所狀內一項稱兩省官并省務並  
用給舍印又一項稱門下外省印合係散騎

南豐文集 卷三十一  
常侍收掌如闕即以次官是則中書舍人及中書外省各合有印今來已有中書外省印其中書舍人之印即未給到未應得官制所狀內元定指揮及右省官除逐廳各有分職外其外省事務見今中書舍人與起居舍人通簽若將來常侍以下至正言員足消與未消逐一通簽如不通簽即未審合係是何官書判施行如合通簽亦乞明降指揮

右取進止

貼黃今後因逐司申明立法有與別司事體相同者乞令便據逐司事務立條貴免更有申請重煩聖聽兼免逐司事體相同施行不一如乞臣所奏乞立此條令今後應干修條處並依此又舍人諫官舊各有印蓋緣本職文字慮有事干機密難就別官用印故事中書舍人判省雜務

務下疑有脫字

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

臣伏見真宗議封泰山問三司使丁謂隨駕兵士或遇泥雨支賜鞋錢動須五七萬貫如何有備謂奏隨駕之士披帶已重若有支賜如何將行欲令殿前都指揮使曹璨先問軍士路中或有支賜置隨駕便錢



一司各與頭子支便於兵士住營處。或指定州軍各使骨肉請領。一則便於兵士請領。二則隨駕兵士骨肉在營。得便到特支錢物。甚安人心。曹燦尋問諸事皆曰。隨駕請得何用。兼難以將行。若如此。皆感聖恩。遂定東封之計。車駕往回。略無闕誤。臣竊以謂邊防給賜士卒。可推此行之。在公可省輦運。在私可無負致營護之勞。而士卒之家。又速得錢物濟用。伏乞詳酌。如有可采。出自聖意。施行取進止。

申明保甲巡警盜賊不曾上在

臣伏以周禮以五家爲比。使之相保。推之至於五州。爲鄉。因其民以用之。於田役追胥之事。管仲於齊。亦以五家爲軌。推之至於五鄉。爲軍。以有三軍之制。蓋生民之業。資於衣食。則爲農。資於備禦。則爲兵。其所恃之理。然也。後世言兵者。以謂九夫爲井。此八陣之法。所由出也。五家爲軌。此師旅之法。所由出也。以臣考之。所以然者。非三軍之政。取法於鄉田。蓋古者生民之業。兵農非異務也。自經界旣廢。而兵農始殊。秦漢之際。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番夫游徼。三老掌教化。番夫職聽獄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亦比閭族黨卒伍。追胥之遺事也。今保甲之制。自五家爲保。推之至於

宗本有  
左字



人嚴斷同保不糾科不言上之罪保內有本處  
 素來無賴之人同保不以姓名申官及係籍之  
 人出入不告本保本保不糾亦並科不言上之  
 罪犯人嚴斷所貴有所關防可以暗消盜賊况  
 自來州縣亦徃徃有禁絕舍止浮浪及籍記惡  
 人之處可以斷得盜賊別無擾煩兼保甲條諸  
 保內有外來人如行止顯有不明即收領送官  
 則是法意蓋已及此今來所乞只是申明更欲  
 詳備伏乞裁酌施行

一伏見熙寧六年保甲條法保內如遇有賊盜晝  
 時告報未保長已下同保人戶即時前去救應  
 追捕如入別保即遞相擊鼓應接襲逐元豐二  
 年詳定上條節文諸保內賊盜晝時集本保追  
 捕如入別保  
 遞相告報襲逐舊

宋本  
 二十三字  
 宋本考注

有舖屋及鼓處依舊仍輪保丁守宿未有處願  
 置者聽臣竊以謂元條及詳定互有詳略若合  
 而用之則彌綸之意無所不備今欲乞指揮諸  
 保內賊盜晝時集本保追捕如入別保即遞相  
 擊鼓報應襲逐並置舖屋及鼓仍輪保丁巡宿  
 如此則保伍之內既不得容止惡人巡宿之法

又備如有賊發則合力追捕措置無所不盡於  
本置保甲之意委曲備具亦古者井田守望相  
助後世置鄉亭徼循盜賊之遺法也

一伏見熙寧勅節文諸巡檢常於地分內巡警廨  
宇所在州給與印曆逐季點檢臣欲乞相度指  
揮重法地分巡檢縣尉常於地分內巡警每旬  
具所到地分申州仍給與行程印曆每季本州  
將旬申與印曆委官點磨違者取勘施行州不  
督察監司按劾以聞如此則制置捕盜之官事  
體均一理在必行不容苟簡之人得以廢法使  
捕盜之官分巡不止保甲候望轉相承接盜賊  
所向輒遇譏察竊發之謀必自衰熄或有伺間  
不逞之人亦易敗獲右取進止  
存恤外國人請著為令 不曾上

臣昨任明州日有高麗國界託羅國人崔舉等因風  
失船飄流至泉州界得捕魚船援救全度從此隨捕  
魚船同力採捕得食自給後於泉州自陳願來明州  
候有便船却歸本國泉州給與沿路口券差人押來  
臣尋為置酒食犒設送在僧寺安泊逐日給與食物  
仍五日一次別設酒食具狀奏聞臣奏未到之間先

南豐集 卷三  
據泉州奏到奉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則臣存恤舉等頗合朝廷之意自後更與各置衣裝同天節日亦令冠帶得預宴設竊以海外蠻夷遭罹禍亂漂溺流轉遠失鄉土得自托於中國中國禮義所出宜厚加撫存令不失所泉州初但給與口券差人徒步押來恐朝廷矜恤之恩有所未稱檢皇祐一路編勅亦只有給與口食指揮今來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事理不同緣今來所降聖旨未有著令欲乞今後高麗等國人船因風勢不便或有飄失到沿海諸州縣並令置酒食犒設送係官屋舍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數日一次別設酒食闕衣服者官爲置造道路隨水陸給借鞍馬舟船具析奏聞其欲歸本國者取稟朝旨所貴遠人得知朝廷仁恩待遇之意取進止

請減軍士營教

臣伏見諸軍教閱之法並只合早教一次舊例有晚教者即更晚教向來教閱之法初行之時諸軍欲要訓練早得精熟是以早晚教外諸營更有營教今來訓練日久各以精熟甚有踏硬出格之人諸軍事藝見今分作三等欲乞相度其事藝在第三等者與免

營教一日在第二等者與免營教二日在第一等與免營教三日所貴人情悅慕升進得事藝者多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代曾侍中辭轉官劄子

臣蒙恩轉官已曾面陳及具劄子辭免懇誠雖切志願未諧夙夜省循不遑寧處是用再干旒宸伏望必賜允從臣以謏才當陛下即政之初勵精思治與在廟堂首當大任所宜佐陛下循守法度重惜名器使恩無誤施官不虛授四方觀聽知朝廷慶賞得宜則衆情必皆勸慕欲正其本當始於臣今若首玷寵榮不知固避使朝野竊議上虧政理則是欲清其流而先濁其源致弊之由乃自臣始豈陛下所以屬任微臣之意愚情所以圖報萬一之心况祖宗以來進官之法或以歲月或以功勤今於斯二者實無其一又於執政之內不為以事當遷欲貪厚恩何義而可伏望特回聖慈俯憐悃迫幅速賜德音遂其所乞至於國公戶邑則臣更不敢辭謹具劄子奏陳無任赤心懇激之至取進止

代曾侍中乞退劄子

臣近三上表及再進劄子以陰陽不調雨雪愆候乞

欲免黜蒙面諭不允仍降批荅令斷來章臣仰惟寵  
遇之厚恩旨之嚴固欲強顏趣於順命然信宿以來  
旱氣轉甚臣夙夜震惕職思其憂所以不避冒煩至  
於五六敢祈仁聖必賜矜從此臣區區之愚義不得  
止者也蓋宰相職調陰陽災異即當罷免行之已久  
故事甚明今亢陽為沴經涉冬春隴畝之間焦枯日  
甚閭巷之內疾癘將一與天戒丁寧咎自臣始陛下  
側身思變發於懇誠忘已憂人見於顏色以至詢訪  
周於列位請禱徧於群神聖心焦勞中外嗟仰豈臣  
之分尚得晏然雖陛下大恩欲終覆護而四方觀聽  
責當謂何且臣少壯之時尚虞不職今齒髮已暮理  
當乞身欲貪寵私何義而可伏望察臣素守體臣至  
誠早回聖慈許從罷黜矧今舊德之老新進之賢求  
於朝廷所在森列取以代臣必致休證使臣得避賢  
者路退守丘園豈惟上厭天心下塞人望亦所以全  
陛下始終之恩成老臣去就之義况應天人惟在誠  
實臣既知當退豈敢矯誣所望睿明審加詳擇臣無  
任血誠迫切之至取進止

英宗實錄院申請

奉勅脩撰英宗皇帝一朝實錄伏以先帝功德之美

覆被天下宜載方策傳之無窮而未有日曆至於時  
政記起居注亦皆未備今此論次實憂踈畧其於搜  
訪事迹以備撰述尤在廣博使無闕遺今取到脩撰  
仁宗皇帝實錄行遣案卷看詳彼處累次陳請乞搜  
探取借應于合要照證文字前後條件本院亦合如  
此施行參詳類次作一併申請具下項

一文臣少卿監以上武臣正刺史以上或雖官品  
未至而事業勲績可書及丘園之士曾經朝廷  
獎遇凡在先朝薨卒者例合於實錄內立傳欲  
乞朝廷特降指揮下鈐轄諸道進奏院遍行指  
揮仍劄付御史臺開封府及審官院三班院流  
內銓入內內侍省閣門出榜曉示應係英宗朝  
亡歿臣僚合立傳者並令供納行狀神道碑墓  
誌等仰本家親屬限日近脩寫疾速附遞繳納  
赴實錄院

一應先朝曾歷兩府兩制雜學士待制臺諫官及  
正在刺史閣門使已上臣僚或因賜對親聞聖  
語或有司奏事特出宸斷可書簡冊者並乞付  
中書遍劄送已上臣僚委令逐人速具實封供  
報務要詳悉乞指揮進奏院遍行指揮應曾在



先朝任上件官位已經亡歿臣僚之家亦許親族編錄經所在官司繳進不得虛飾事節候到日並降付本院以憑看詳編脩所貴書成之日免致疏畧

一乞下中書樞密院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已前應有臣僚進獻文字曾送史館或留在中書剗刷名件及下史館盡底檢尋降付本院并宰臣與文武百僚凡有奏請稱賀上表所降批答亦乞檢尋降下

一乞下兩省及司封兵部吏部甲庫學士舍人院據實錄院所關宣勅及詔書除目告詞如移牒暫借使畫時檢尋報應不得稽緩

一乞下禮賓院具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凡外蕃朝貢所記本國風俗人物道里土產詳實供報

一先朝臣僚有得罪譴謫者乞下御史臺審刑院刑部大理寺據實錄院所要案牘畫時供借  
一乞下司天監自嘉祐年四月至治平四年逐年具曆日一本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令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

月八日已前應蟲蝗水旱災傷及德音赦書蠲放稅賦及蠲免欠負並具實數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

八日已前應有制置錢穀稅賦茶鹽及權酒等

凡千臣僚章疏論議廢置事件具錄供報當院

工部水監河渠水利凡有論議改更禮部但係郡

國所申祥瑞貢院但干改更貢舉條制太常寺

禮院但干禮樂制作事三司戶部每遇戶口陞

降已上官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

月八日已前令子細檢尋供報本院不得漏略

一天聖元年管勾修真宗皇帝實錄所奏修撰官

李維等公文其間有事跡不圓處合係中書樞

密院三司檢尋應副又緣事件不少竊慮差去

分(手)不得到裏面檢尋是致逐時不檢到照證

事件乞傳宣中書樞密院據李維等合要照證

脩撰事蹟名件令合行分(手)等盡底檢尋應副

免致有妨脩撰奉御寶批依奏治平元年脩仁

宗皇帝實錄院亦奏合(奏)中書樞密院檢尋合

要照證事件乞依天聖初體例施行并乞差中

書應奉國史文字堂後官魏孝先樞密修時政

宋本一  
部水監  
無字誤  
監水誤

宋本

宋本

記主事劉孝先候見當院書庫官等將到合要  
檢尋事件立便收接檢尋應副又曾乞差中書  
樞密院編文字官及乞於三司審刑院大理寺  
屬官內選差一員各令應副檢文字今來本院  
合要中書樞密院檢尋文字照證編脩欲乞依  
天聖治平初體例施行

一乞下管勾往來國信所契勘嘉祐八年四月至  
治平四年正月末以來所差入國按伴館伴官  
等正官借官簿等冊并語錄權借赴當院照證  
脩纂仍不妨彼所使用

一乞下玉牒所取英宗皇帝玉牒一本照會

一乞下中書編機房合要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  
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改除麻制文字照會

一本院但干脩實錄於諸處檢借文字並須當職  
官員封記往還疾速應付

一乞下尚書司封疾速檢借嘉祐八年四月至治  
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中書除改百官官位姓  
名勅黃照證修纂

豐類藁卷第三十二

元豐類藁卷第三十二

奏狀

進奉熙寧四年明堂綰狀

祀而嚴配王國之上儀助者駿奔人臣之常奉前件物實之用筐旅以造庭阻就列以陪祠庶將心於拱極載循僭冒伏積震惶

進奉熙寧七年南郊銀綰狀

天休不宰故大報於親郊上德難名唯駿奔於助祭茲為邦禮以合人情前件物輒用土毛敢叅庭實第從臣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之嘉頌獨遠清光得萬國之歡心庶將薄意干冒宸  
衷臣不任

進奉熙寧七年同天節銀絹狀

自天生德與世爲歸屬當載育之期敢薦無疆之祚  
前件物輒備土毛之末用參篚貢之餘遠守蠻荆莫  
預造庭之會仰懷象魏但祈難老之祥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銀絹狀

元命在躬方啓龍興之運鴻圖集祉爰開馭降之祥  
前件物敢薦服官用參庭實緣易供之薄獻祝難老  
之殊祥

襄州乞宣洪二郡狀

右臣今任至今年九月成資已蒙差太常少卿孫頌  
替臣成資闕今臣去替祇有數月竊念臣為有私便  
欲乞就移洪州或宣州一任情願守待遠闕謹具狀  
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回避呂升卿狀

右臣伏奉勅命就差權知洪州軍州事充江南西路  
兵馬都鈐轄已發來赴任次今覩呂升卿授江西轉  
運副使伏緣臣先任齊州得替後呂升卿為京東路  
察訪於齊州多端非理求臣過失賴臣無可措拾兼

臣弟布與呂惠卿又有嫌隙二事皆中外共知今升卿任江西監司洪州在其統屬須至陳乞回避伏乞指揮檢會臣先奏乞移洪州或宣州或東南一般州郡臣爲母親見在饒州迤邐前去饒州伺候朝旨

奏乞與潘興嗣子推恩狀

右臣伏覩本州人試將作監主簿潘興嗣五歲以父任得官二十二歲授江州德化縣尉不行熙寧二年朝廷察其高以爲筠州軍事推官不就今年五十六歲安於靜退三十餘年臣竊以康定中徐復以處士收用辭不就得官其一子近王回孫侔皆以幽潛見

錄命下而回已死亦得官其一子李觀以國子直講退歸死十年亦得錄其後則國家之於激獎庶退旣肆其所守又恩及其世蓋有故事今與王回同時見錄之人有孫侔而後又有興嗣處幽不改其操皆已白首然未有爲上聞者故其子獨未蒙恩竊以康定至今幾四十年士之抗志於隱約而爲朝廷所知者止此數人蓋枯槁沉溺其守至難故其人至少爲國家者取而顯之使天下皆知士之特立無求於世者不爲上之所遺則自重者孰不勉浮競者孰不悔可謂施約而勸博寵祿之所以勵世其實在此臣故敢

以聞伏惟陛下幸察侔及興嗣躬難進之節遭遇聖  
時用王回徐復李觀為比加恩其子使斯人不卒窮  
於閭巷足以明示天下興嗣有子群年二十六歲孫  
侔今家真州謹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復吳中復差遣狀

右臣復見提點本州王隆觀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  
吳中復年六十六歲精力未衰志意甚壯歷事累朝  
嘗任諫官御史以直道正言能稱其職又任邦伯理  
兵治民皆有可紀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如中復之材有已試之效可謂明白方今中外任使  
嘗患乏人如中復者豈可遂其閑逸欲乞召至左右  
使典司獻納或委以藩鎮使剴治煩劇必能上副憂  
勤不負寄任况中復年未當退又無疾病處之散地  
衆謂非宜伏望早賜收用以稱朝廷尚賢求舊之意  
臣忝任州長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

右臣準洪州送到勅牒一道授臣直龍圖閣就差權  
知福州交割本職公事與以次官員發赴本任者孤遠  
之臣幸蒙收擢聖恩深厚誼豈敢辭伏念臣老母年  
高近歲多病臣弟布已移知廣州見赴本任臣若更

適閩越則兄弟並就遠官犬馬之志不勝徬徨伏望  
聖慈矜憫特寢新命與臣一便地差遣所有勅牒臣  
未敢祇受已牒洪州寄軍資庫收管臣已交割本職  
公事與以次官員不敢於舊任處久住見迤邐前來  
聽候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福州舉知泉州陳樞久不磨勘特與轉官狀

右臣體訪得轄下知泉州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不  
下磨勘文字已十五年中間曾遇覃恩改官其於駁  
歷歲月積累勞能則考課常法蓋未及之列於郎曹  
為日已久方當朝廷崇尚廉素誠抑浮競之時樞獨  
安於冲靜所守如此况樞操履純篤出自天資治行  
循良見於衆論自歷州縣及任淮南提點刑獄與今  
來再任泉州所至風績皆可稱紀伏乞特降指揮下  
審官東院檢會樞合該磨勘月日采其久不自陳特  
與優轉名曹以獎恬退臣忝備寄任不敢不言謹具  
狀奏聞伏候勅旨

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閑慢曹局或近京便郡狀  
右臣輒露悃悞仰干旒宸臣母老多病見居京師臣  
任福州臣弟布任廣州相去皆數千里臣犬馬之志  
實不遑寧臣昨移福州之日曾乞哀憐改授近地尋



奉朝旨不允不敢再請臣既到任屬所部之內寇孽遺類徃徃尚聚山谷居人未寧遠近疑駭而州之屬邑又有出於旱饑之後臣於此時正當竭其駑鈍復不敢以私計自陳自去冬及今春以來上賴朝廷威德蟻聚餘寇悉又殄除田疇之間連獲登稔今山海清謐千里宴然里閭相安粟米豐羨臣於所部乃無一事可以自効况臣到任今年八月已及一年遠去庭闈爲日已久晨昏之戀誰難苟止則臣可以乞恩實在今日伏見朝廷至仁比來群臣之中有欲便於養親者並蒙聽許况臣母子各已白頭兄弟二人皆任遠地今臣於官守又無可以驅馳之事伏望聖慈憫惻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臣一在京主判閒慢曹局差遣或就移近京一便郡庶便親養臣雖糜殞曷報聖恩臣不任惶懼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右臣昨以老母在京而臣知福州臣弟布知廣州相去各數千里幸臣所部之內盜賊殄除年穀豐稔臣於守官既無驅馳之事而臣到任已及一年遠去庭闈爲日已久奏乞聖慈哀憐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臣一在京主判閒慢曹局差遣或移臣近京一便郡

庶便親養尋准中書劄子已降勅命差臣權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奉聖旨仰臣交割職分公事訖發來赴闕臣遂起離前來至洪州覩進奏院報已差臣知明州伏念臣已奔馳在路屈指計日望至親側竊計臣老母之心聞臣此來倚門之望固已深切今母子垂欲相見而臣忽能改差遣晨昏之戀既未得伸迫急之誠惟知涕泗且臣母子各已白首臣母近歲多病臣弟布又知桂州川私門之內長子二人皆遠左右而臣於兄弟之內又最居長大馬之志豈敢苟安况今所得明州足可迎侍臣不敢別有陳乞欲望出自聖恩特賜矜憫許臣僕馬暫至京師迎侍母赴任不敢別有住滯伏惟天地之德哀而憐之臣欲候授勅後陳此懇誠臣見在道路恐慮勅命附遞前來或致遲延須至便具奏請所貴早得指揮不致別有留滯臣見水路前去所有朝旨乞降至真州以來付臣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明州奏乞回避朱明之狀

伏爲本路提點刑獄朱明之是臣母之親堂弟牒明州檢到勅條竊慮合該回避須至奏聞者右謹具如前乞賜檢會如合該回避欲望聖慈念臣在外十有

一年已更六任幸遇非常之主職與內朝而自陛下  
即祚以來未得一親玉色人臣愛君惓惓希慕之心  
未能自棄爲日已久兼臣昨任福州已係遠地迎侍  
不得即<sup>今</sup>老母多病見在京師人子之義晨昏之戀固  
難苟止二者於臣之心竇爲迫切如臣合當避親臣  
不敢陳乞在京差遣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  
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使臣仰得就日月之光俯得伸  
犬馬之養臣至孤至遠之迹抱此微誠如不自言誰  
當爲臣言者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出自聖  
慈特賜矜許臣不任母子區區激切之情謹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功德疏狀

彌月開祥本周家之極盛千秣紀節繇唐室之寢昌  
矧屬熙朝寔標華旦是敢虔遵象教恭啓法筵傾率  
土之歡心祝後天之遐筭庶偕動植永賴生成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銀狀

馭鳥之詩本商人之所自出生民之什原周室之所  
繇興矧屬休辰寔開令節生成之造雖難稱於大恩  
愛戴之心庶可將於薄物用祝乾坤之久永爲夷夏  
之依

進奉元豐二年同天節銀絹狀

人神祐物是開彌月之祥夷夏歸依方祝後天之筭  
前件物旅於庭實出自土毛仰瞻北極之尊用將微  
意願固南山之壽永庇群生

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右臣五月三十日伏奉勅命就差知亳州既近輦轂  
又便庭闈仰荷天恩俯從人欲非臣淺薄所能報稱  
伏念臣前奏中具陳在外十有一年已更六任幸遇  
非常之主職與內朝而自陛下即祚以來未得一親  
玉色人臣愛君惓惓希慕之心未能自棄爲日已久

兼臣昨任福州已係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  
見在京師人子之誼晨昏之戀固難苟止二者於臣  
之分實爲迫切如臣合當避親臣不敢陳乞在京差  
遣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  
任使臣仰得就日月之光俯得伸犬馬之養今臣幸  
蒙恩詔移守亳州如臣所請况亳州去京不遠欲乞  
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臣見已交割訖發離  
前來所有回降朝旨乞降至泗州付臣謹具狀奏聞  
候勅旨

元豐類藁卷第三十二

元豐類藁卷第三十四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奏狀

乞賜唐六典狀

右臣伏見聖恩以新雕印唐六典頒賜近臣以及館閣竊以唐初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參領天下之事以令僕射侍中為宰相之任然選士用人出兵授田刑罰禮樂至於工官所主則一本於尚書尚書侍郎分為六官即員外郎各有攸司又分為二十有四所以彌綸庶務至微至密其大則以永業口分之田制民

疑

之產以租庸調制民之賦以諸府十二衛制民之兵  
三代以來其政最為近古太宗所以致治者蓋出於  
此其事至衆而舉之有條其體至大而統之有要可  
謂得建官制理之方明皇之世廼考尋舊章著之簡  
冊以六卿所總領則象周官名其書曰六典而開元  
十四年張說罷中書令為尚書右丞相不知政事自  
此政事歸中書而尚書但受成事而已亦其書之所  
記也則當是之時尚書已不得其職其所著者蓋先  
代之遺法也其本原設官因革之詳上及唐虞以至  
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信可謂善於述作者也臣

向在館閣嘗見此書其前有序明皇自撰意而其篇  
首皆曰御撰李林甫注及近得此書不全本其前所  
載序同然其篇首不曰御撰其第四一篇則曰集賢  
院學士知院事中書令修國史上柱國始興縣開國  
子臣張等奉勅撰蓋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寔任此  
官然則此書或九齡等所為歟不敢以疑說定也伏  
惟皇帝陛下神智聖性夙成自天方革敝興壞以脩  
太平之業繼唐虞之跡而稽古不倦旁及此書廼自  
禁中鏤版傳之以賜在位豈不以其官儀品式去今  
未遠而行於今者尚多將使學士大夫得而求之其

於就列皆知其任其於治體開益至多非聖慮所存  
規模宏遠則何以訓勵群臣委曲至此臣備數內閣  
以文學為職宜畧知典故不可以衰退駑鈍怠惰苟  
止故敢昧冒以請伏望聖慈依例賜臣一部使得伏  
玩思索萬一得奉清閑尚可牽強以備訪問不勝犬  
馬區區之誠貪冀恩私不知僭越每其於罪戾所不敢  
逃干冒宸嚴臣不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自此行至  
官刑小字  
宋本校

大宋本不任  
止下同

授滄州乞朝見狀

右臣伏奉勅命就差知滄州已起離前來竊念臣遠  
違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聖文武當天受命制

宋本

作法度以集太平之功群情顛顛孰不自願為能以  
托名於萬世而臣曾未得須臾之間進望清光竊不  
自揆願奉德音犬馬之情固非一日之積今將至京  
師伏望聖慈許臣朝見臣不任懇誠激切之至謹具狀奏伏候敕旨

乞登對狀

右臣於十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對延和殿陛下  
假之以玉色獎之以德音訪之以治天下之道而及  
於當世之事其敝安在臣昏愚不肖不足以稱聖意  
遽言國家之大體則懼非臣之任毛舉天下之細務  
則又非臣之志是以不敢率然以對夫智之不明辭

之不敏此臣之罪也計臣之材與臣之位不敢以言高亦臣之分也退而伏念臣材質淺薄偶有好古之勤嚮道之志遇陛下高明光大方脩先王之政以集太平之功而臣藐在外服十有二年無銜玉之一言無左右之素譽地窮勢絕不敢期於自通分以孤愚老於踈遠屬陛下聰明睿智洞照群情公聽並觀不遺小善赫然獨斷察臣之本末超然遠御收臣於滯澗至於撫慰之私顧問之寵雖世之抱道德堪重任之士恐不能當豈臣之微所可輒得雖滅身碎首未足以報非常之賜其於傾竭肝膽以自效其愚忠有出位之責猶不敢辭况親承聖問實臣吐盡誠素之時其不敢自默此臣愛君事國之義也竊以先王之治天下必有典籍以爲當世之法傳之後嗣使永有持循故在夏書稱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則夏之治天下之書曰政典也其在商書稱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則商之治天下之書曰官刑也其在周書稱成王還歸在豐作周官蓋以董正治官之意訓告群臣今書周官之篇是也於是之時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所



謂經禮三百者周禮六卿屬皆六十蓋舉其全數則周之治天下之書曰周禮也三代以後時君所為務在苟簡紀綱憲度闕而不圖蓋遠莫盛於漢而孝文之世賈誼欲定官名議寢不用中莫懿於後周雖分六府之位以儀刑經禮而典籍無所傳聞近莫美於唐初以尚書六職本天下之治而不能修列其法論著於書開元之際始追次舊章以爲六典而尚書已失其職然三代之後治天下之書有此而已今陛下以法制度數宜有所自故上稽周禮以官儀注措宜參近事故旁求六典則又質諸當世之宜裁以聖慮始自三省至于百工皆正其名夫名正然後位定位定然後事舉名正位定事舉則設官致理之方盡矣使萬官千品各循其分藝倫庶績皆得其任然後陛下程其能等其實以章別幽明信其賞必其罰以推行懲勸庶務雖衆舉其目而無不周四海雖廣正其本而無不治况推尋采掇雖付在有司而是正準裁寔由聖斷至夫大法既具然後條分類別以陛下之所指授勒成一代之典明示四方使知出自聖作豈獨以之彌綸當今之務固當藏之金匱為萬世法臣愚固陋竊不自揆於夫經營之體損益之方所謂位

定而事舉者欲進其妄意之滯見庶有毛髮之補然  
心之委曲難以書盡伏望特垂聖慈許臣上殿敷奏  
使臣得披腹心以稱前日 聖問萬分之一有足以  
上當天心臣死生幸甚俯伏待命臣不任

乞出知潁州狀

右臣愚不自揆懷犬馬之情敢昧萬死以聞不敏之  
誅所不敢道伏念臣性行迂拙立朝無所阿附有見  
嫉之積毀無借譽之私援在外十有二年更歷七郡  
雖有愛君嚮國之心託勢踈遠無路自通期於抱志  
沒齒而已陛下居法宮之深臨萬官之衆而臣以單

外之迹一介之微陛下廓四聰之廣出獨見之卓不  
繇臣之銜鬻不因人之黨助收憐拊慰勞問褒嘉語  
重意殊可謂非常之遇士之有大過人之材者殆未  
足以致此豈臣之鄙所當冒得日夜思念臣以庸下  
之器在隱約之中而獨爲聖主所知如此螻蟻之軀  
雖死不足以圖報今還朝以來甫及數月未有絲忽  
自效之勤而輒以私誠上陳臣之妄庸雖受誅絕之  
刑不足以塞責惟陛下察而哀之臣母年七十有一  
比嬰疾疹舉動步履日更艱難陛下處臣京師臣幸  
得侍庭闈以便醫藥聖澤至厚常恐不能克堪今臣

第布得守陳州臣毋憐其久別欲與俱行顧臣之宜  
惟得旁郡庶可奉親往來以供子職而抱疾之親陸  
行非便今與陳比境許蔡亳州及南京皆不通水路  
顧穎可以沿流臣誠不自揆不諱萬死之責敢昧冒  
以請伏望聖慈差臣知穎州一任竊恐顧臨到任未  
久無例爲臣移易緣若候顧臨滿闕則臣第布陳州  
却已滿任欲望特出聖恩許臣不候顧臨任滿交割  
臣憊寘寒陋蒙陛下特異之知未有錙銖之稱而顧  
子母之恩規私擇便仰頌聖聰當伏斧鑕以須罪戾  
惟陛下哀憐聽咎干犯天威臣不任

再乞登對狀

右臣去冬再蒙聖恩賜對臣愚淺薄無軼倫之行絕  
衆之材徒於輩流粗識文字至於講求天下之務非  
敢謂能蓋嘗有志遇陛下紹天開跡大脩治具一言  
片善人人得以自効而臣流離漂泊貌在外服有深  
忌積毀之莫測無游談私黨之可因轉徙八州推移  
一紀無側行之一跡得參於御隸之間無嘗試之半  
詞得徹於巖廊之上心思消縮齒髮彫耗常恐率填  
溝壑獨遺恨於無窮也陛下體生知之質起日新之  
政揆之以道以易漢唐五代之卑本之於身以追堯

舜三代之盛臣雖欲奮驚鈍頤備驅馳而處踈賤之中無可致之勢伏遇陛下明無不照睿臣滯跡之不容聖無不通采臣孤學之有得出自睿斷接之便朝所以詢謀撫納勉慰稱揚之殊皆非素望所及臣雖草莽之陋願非木石之頑蓋士窮且老身孤立於天下而獨爲聖主所知如此燔軀沈族豈足論報其於剖心析肝以効其區區之忠固臣之所不敢不盡也是以竊不自揆冒言當世之事陛下寬其不敏之誅而收其臆出之見謂有可以當聖意者臣愚蹇鈍分豈稱此蓋繇陛下神聖文武度越千載而虚心納下無伐善之意徇已之情故兼聽廣覽小能薄技無所不錄而臣愚遭遇得以及此今臣備數轂下雖日得造朝而身不適法坐之嚴凝耳不接德音之溫厚涉四時矣其畢忠願知之心惓惓之義豈湏臾廢哉伏念臣嘗言天下之經費以謂皇祐治平庶官之員倍於景德議今之兵以謂西北之宜在擇將帥待罪三班獲因職事考於載籍蓋官日益衆而守塞之臣有未稱其任者得以推其事實審其源流其於裁處之宜亦嘗畧窺其要竊欲飾其所聞敢終前日之說以獻陛下方日孜孜大有爲於天下內則更張庶事

外則經營四方如臣之說有可采者庶幾制天下之用以養財御天下之材以經武有助聖政之萬一臣於受恩非敢謂報庶以明臣犬馬之志未嘗不嚮上之所爲也臣又嘗言陛下方上稽周禮旁參六典以更定官制臣於經營之體損益之數願有毛髮之補伏聞百度已成萬務已定而臣曾不能吐一言陳一策庶得因國大典託名不泯今條分類別宣布有期臣誠不自揆以謂更制之日新舊革易之初彌綸之術固不可不有所素具竊欲自効少裨聖畫之緒餘臣於三者或萬有一得然事有本末理之詳悉宜得

口陳伏望特出聖慈許臣上殿敷奏干冒宸嚴臣不

任

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

右伏以自來脩撰國史皆妙選衆材共當寄任今通脩五朝大典屬鞏專領已是一人而冒衆材之任顧鞏衰拙懼不克堪其今來所脩會要計三百卷脩纂以來經涉十有餘年編脩等官已更六人限至秋季末成書即今已是八月中旬某若依限脩進不惟須合考求首尾參詳得失仍更並須檢尋文字照據其間恐合更有更改損益不獨於鞏以旬月而求就十

有餘年之功又復於累已於國史是以一人而肩衆

材之任懼不克堪而更益以會要一人而兼數人之

任縱使容筆添展期限緣羣朝典章本末閱大不同

小小文字自顧材力實不能兼况今來進本裝寫並

已了畢伏乞更賜敷奏取自朝廷詳酌別賜指揮

辭中書舍人狀閣門告報有旨更不得辭免不曾上

右臣準閣門告報蒙恩授臣中書舍人者竊以唐虞

三代之君興造政事爵德官能之際所以播告天下

訓齊百工必有詔號令命之文達其施為建立之意

皆擇當世聰明雋文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敷揚

演暢被於簡冊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理化所出其

具在此至其已久而謀謨訪問三盤五誥誓命之書

刻之為經後世學者得而宗之師生相傳為載籍首

吟誦尋繹以求其歸一有發明皆為世教蓋其大體

所繫如此逮至漢興雖不能比跡三代致治之隆而

誥令下者典正謹嚴尚為近古自斯已後豈獨彝倫

粃斲其推而行之載於明命亦皆文字淺陋無可觀

采唐之文章嘗盛矣當時之士若常袞楊炎元禎之

屬號能為訓辭今其文尚存亦未有遠過人者然則

號令文采自漢而降未有及古理化之具不其闕歟

宋本

宋本

宋本

宋本

伏惟陛下以天縱之聖闡明道術所以作則垂憲紀  
官正名皆上追三王下陋漢唐至於出口肆筆發爲  
德音固已獨造精微不可窮測則於代言之任豈易  
屬人臣淺薄闇瞽學朽材下誤蒙陛下知之於擯排  
忌疾之中收之於棄捐流落之地屬之史事已懼瘵  
官至於推度聖意討論潤色以次爲謨訓彰示海內  
茲事至大豈臣所堪况侍從之官寔備顧問而臣齒  
髮已衰心志昏塞豈獨施於翰墨懼非其任至於謀  
猷獻納尤不逮人伏望博選於朝旁及踈遠必有殊  
絕特出之材能副聖神獎拔之用所有授臣恩命乞

賜寢罷

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

蒙恩授前件官準編勅節文知雜御史已上授訖許  
舉官自代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朝奉大夫充集賢  
校理知亳州劉攽廣覽載籍彊記洽聞求之輩流罕  
有倫比臣竊以謂引拔衆材彌綸世務至於博學之  
士固宜用在朝廷况今聖質高明究極今古凡在左  
右當備顧問之臣尤湏多識前載然後能稱其職如  
攽所長寔允茲選况攽累歷州郡治行可稱至於文  
辭亦足觀采兼此衆美臣實不如今舉自代謹具狀

奏聞伏候勅旨

元豐類藁卷第三十四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五

奏狀

福州擬貢荔枝狀

并荔枝錄

商豐後學邵廉校刊

右臣竊以禹貢揚州厥包橘柚錫貢則百果之實列於土貢所從來已久二帝三王所未嘗易也荔枝於百果為殊絕產閩粵者比巴蜀南海又為殊絕閩粵官舍民廬與僧道士所居自階庭場圃至于山谷無不列植歲取其實不可勝計故閩粵荔枝食天下其餘被於四夷而其尤殊絕者閩人著其名至三十餘



種然生荔枝留五七日輒壞故雖歲貢皆乾而致之然貢鹽爲常品相沿已久其尤殊絕者未嘗以獻蓋東漢交阯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馳走有毒蟲猛獸之害而唐天寶之間亦自巴蜀驛致實開侈心當陛下之時方以恭儉寡欲爲天下先固不可得而議及於此也至於歲貢既乾而致之然以頽常品其尤殊絕者則抑於下土使田夫野叟往往屬厭而太官不得獻之於陛下陛下不得獻之於宗廟兩宮使勞人費財如此可也蓋荔枝尤殊絕者固不可多致若每種歲貢數百或至千數每州不過用三五步卒使之日行兩驛固不爲勤且煩非有勞人費財之患而脩貢者不知及此此臣之所未諭也又荔枝成實在六七月間雖乾而致之然新者於其甘滋猶未盡失至於經歲則所存者特其滓苴而已而每歲貢入常至冬春夫蠻夷異類贄其方物皆知用其土產之良而不敢慢今邦域之內守藩之臣効其貢職而曾不知出此此臣之所以不敢安也故臣常欲至荔枝成寔約旁近州各擇其尤殊絕列於名品者差其多少以時上進其領於有司備燕賜之用者自如故事蓋建安貢茶自蔡襄易以小團而茶之絕

特者始得獻之天子今荔枝復得貢其尤者則閩粵之產選擇而充庭實者始備所以致臣之恭於其貢職此臣之官守也

### 荔枝錄

陳紫出興化軍秘書省著作佐郎陳琦家於品爲第一江綠出福州類陳紫差大而香味蓋爲次也方紅徑可二寸色味俱美荔枝之大無出此者歲生二一作一百顆而已出興化軍尚書屯田郎中方棻家紫種自陳紫寔大過之出興化軍小陳紫寔差小出興化軍宋公荔枝寔如陳紫而小其美亦如之出興化軍

宋氏世傳其本已二百歲藍家紅泉州第一出尚書都官員外郎監丞家周家紅初於興化軍爲第一及陳紫方紅出而周家紅爲次何家紅出漳州何氏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青白其大次於藍家紅綠核出福州荔枝核紫而此獨核綠圓丁香丁香荔枝皆旁蒂大而下銳此獨圓而味尤勝右十四種皆以次第著於錄虎皮色紅而有青斑類虎皮出福州牛心以狀名之長二寸餘皮厚肉澁出福州惟一本玳瑁紅色紅而又有黑點類玳瑁出福州城東琉黃以色類琉黃朱柿色朱如柿出福州蒲桃荔枝穗生一穗

之實至三一作百然其品殊下蚶殼以狀名之龍牙  
 長可三四寸弯曲如瓜牙而無瓢核出興化軍然不  
 常有水荔枝漿多而淡出興化軍蜜荔枝以甘為名  
 然過於甘丁香荔枝核小如丁香大丁香殼厚色紫  
 味微澁出福州天慶觀雙髻小荔枝每朶數十皆並  
 蒂雙實真珠荔枝團白如珠無核荔枝之最小者十  
 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  
 食此因而得名女冢在福州城東報國院冢旁猶有  
 此木或云謂物之美少者為十八娘閩人語將軍荔  
 枝五代時有此官者種之因以得名出福州釵頭顯  
 荔枝顆紅而小可施釵頭粉紅荔枝荔枝多深紅而  
 此以色淺為異中元紅實時最晚因以得名火山荔  
 枝本出南越四月熟穗生味甘酸肉薄閩中近年有  
 之右二十種無次第荔枝三十四種或言姓氏或言  
 州郡或皆識其所出或不言姓氏州郡則福泉漳州  
 興化軍蓋皆有也一品紅言於荔枝為極品也出近  
 歲在福州州宅堂前狀元紅言於荔枝為第一出近  
 歲在福州報國院

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

竊見接送高麗使副儀內一項高麗國進奉使副經

過州軍送知州通判土物並無答謝書候進奉使回  
 日依例估價以係官生帛就整數量加回答檢會熙  
 寧六年高麗國進奉有使副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  
 共估錢二百貫以上九十九陌熙寧五年及九年有  
 進奉使無副使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計價錢  
 一百貫以上九十九陌其土物奉聖旨並依例令收  
 估價回答臣今有愚見合具奏聞者右謹如前竊以  
 高麗於蠻夷中為通於文學頗有知識可以德懷難  
 以力服也故以隋之全盛煬帝之世大兵三出天下  
 騷然而不能朝其君及至唐室以太宗之英武李勣

之善將至於君臣皆東嚮以身督戰而不能拔其一  
 城此臣之所謂難以力服也宋興自建隆以來其王  
 王昭以降六王繼脩貢職使者相望其中間厭於強  
 虜自天勝以後始不能自通於中國陛下即祚聲教  
 四塞其國聞風不敢寧息不忌強胡之難不虞大海  
 之阻效其土實五歲三至如東西州唯恐在後其所  
 以致之者不以兵威此臣之所謂可以德懷也陛下  
 亦憐其萬里惓惓歸心有德收而撫之恩禮甚厚州  
 郡當其道途所出迎勞燕餞所以宣達陛下寵錫待  
 遇之意此守臣之職分也其使者所歷之州費其所

有以爲好於邦域之臣陛下加恩皆許受之而資以  
官用爲其酬幣其使一再至之間許其如此不爲常  
制可也今其使數來邦域之臣受其贄遺著於科條  
以爲常制則臣竊有疑焉蓋古者相聘贄有珪璋及  
其卒事則皆還之以明輕財重禮之義今蠻夷使來  
邦域之臣與之相接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使知中  
國之所以爲貴此人事之所宜先則當還其贄如古  
之聘禮還其珪璋此誼之所不可已也又古之以贄見  
君者國君於其臣則受之非其臣則還之今蠻夷嚮  
化來獻其方物以致其爲臣之義天子受之以明天  
下一尊有臣而畜之之義此不易之制也邦域之臣  
與其使接以非其臣之義還其贄以明守禮而不敢  
踰亦不易之制也以此相厲以明天子之尊中國之  
貴所重者禮義所輕者貨財其於待遇蠻夷之道未  
有當先於此者也且彼贄其所有以明州一州計之  
知州通判所受爲錢三一作二十萬受之者既於義未  
安其使自明而西以達京師歷者尚十餘州當皆有  
贄以彼之力度之蠻夷小國其於貨財恐未必有餘  
也使其有親附中國之心而或憂於貨財之不足臣  
竊恐有傷中國之義而非陛下所以畜之之意

也臣愚竊欲自今高麗使來贄其所有以爲好於邦  
域之臣者許皆以詔旨還之其資於官用以爲酬幣  
已有故事者許皆以詔旨與之如故惟陛下詳擇之  
如可推行願更著於令蓋復其贄以及於恐其力之  
不足厚其與以及於察其來之不易所謂尚之以義  
緩之以仁中國之所以待蠻夷未有可以易此者也  
其國粗爲有知歸相告語必皆心服誠悅慕義於無  
窮此不論而可知也臣愚非敢以是爲廉誠以拊接  
蠻夷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不可不先庶幾萬分之  
一無累於陛下以德懷遠人之體是以不敢不言惟  
陛下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擬辭免脩五朝國史狀

右臣去年八月伏奉勅命充史館脩撰又奉聖旨專  
典史事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詳候兩朝史了日一  
處脩定又於延和殿伏蒙面諭所以任屬臣之意臣  
是以祗服聖恩不敢辭避天下皆知臣居此職出自  
主知以爲榮遇况臣以至孤至遠之跡出深忌積毀  
之餘獨蒙明主知而用之且自古以來天下之士不  
遇者多矣如臣遭遇者無幾則臣捐草茅之軀以報  
天地之德固其分也至於效其區區之愚豈足爲陛

下道哉况以文字薄技得因聖宋之大典託名萬世  
學士大夫莫不願備其任而獨臣之愚幸預采擇此  
臣所以窮日夜僊精思不敢忘湏臾志在於斯文惟  
恐不稱其任以負陛下任屬之意也自到局以來仰  
遵聖訓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詳伏見祖宗以來神  
功聖德巍巍之烈至於歷世將相文武士吏言行聲  
實殊尤之跡至高至大已非愚臣所能究盡况兩朝  
國史臣所未見竊惟世百有餘年聖賢事業本末  
闕大臣之淺薄加以齒髮衰晚誠恐不能發明論次  
以稱陛下顯揚褒大之心虛食大官汗青無日以負  
陛下任屬之意此臣之所大懼也况五朝舊史皆累  
世公相卿士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以勒  
成爲國大典臣以至孤至遠之跡出深忌積毀之餘  
材質駑下豈宜輒議損益使臣仰恃日月之照不知  
自任之妄貪慕恩待趣之以就事誠恐黑白不當律  
呂失次方於舊史有失無得以負陛下任屬之意此  
又臣之所大懼也若不早具上陳自求罷退至於歲月  
寢久不職之罪已不可逃雖欲乞身已無可及是以  
不避萬死之責敢干聖聽伏望出自聖慈察臣悃悞罷臣  
史事別與臣一差遣臣之昏愚不肖固已盡在陛下

聽察之中如蒙終賜收憐別加驅策顧臣之鄙奉令承詔可幸無罪則碎首捐軀固臣之所以此明臣之志在於量能知分非敢苟且避事也伏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

元豐類藁卷第三十五

元豐類藁卷三十六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啓狀

應舉啓

右鞏啓伏念鞏材質淺陋藝學荒蕪讀聖人之經未知大義明當世之務多泥舊聞雖堅樹立之心豈適通變之用矧罹禍釁屢抱憂哀是以三遇文闈一踰歲紀足跡不游於場屋姓名不署於鄉閭僕僕東南有衣食婚嫁之累拘拘蚤夜惟米鹽薪水之憂今者側聽詔書講求士類顧私恩之可念迫生理之難周



義不自皇。勢當強起。蓋以出而載質無他業之可爲。仕以爲貧亦古人之所處。遇高明之見照殆否結之。將通伏以某官梁棟瓌材。琮璜茂器。發文章之素蘊。當仁聖之盛期。忠言嘉謀。施之有效。流風善治。所至可傳。喜獎士倫。助成世教。况親承於著令。方序別於群材。貌是羈孤。最爲滯拙。仰遵舊禮。敢忘桑梓之恭。輒進曼辭。庶當雞鷲之贄。察其素學。采以寸長。盡繫及物之仁。惟俟至公之賜。

謝杜相公啓

伏念鞏志雖策礪性寔滯頑行不足比古之人材不足適時之用居常齟齬動輒困窮徃以孤生而蒙收接又遭大故而被救存非常之恩德所加空知感激無用之技能素定曷有報償至於數千里之間三四年之後去冬之首方能屬思以爲書積日之勤庶或因辭而見意不謂使者至門之日正值相君失子之初遠瀆高明已難期於省覽况逢哀惻豈能必於薦聞因此復憂懇悃之誠無由自達視聽之側雖推心之遠大寧責禮於賤微然義未足以論酬而言又不

得以叙謝其爲私計豈敢自皇伏惟相公當世表儀本朝柱石許還私第聖意雖優於大臣召用安車人

心素望於元老伏祈上為邦國善保寢興

回傳侍講啓

輦啓伏審祗膺詔檢入奉經筵伏惟慶慰伏以某官秉德粹冲受材閎廓邁盛辰而開迹席膺仕以陞華善政流風已推行於民上高文大策久聳動於朝端果允僉言特膺迅用從容帝幙方演暢於微言密勿禁林佇裁成於明命自聆拜寵方念騰書辱見獎於舊遊遽先流於華問欣愉感幸交集悃誠

代人謝余侍郎啓

右某啓伏念某歸而閑處時所背馳分功名之無期嗟志意之空大言當世之事懼尚口而更窮求後人之知因著書而自見踈闊已甚抵棄未能輒布聽聞方虞訶譏屬小兒之過拜辱餘論之見存指瑾掩疵大爲之地憫窮悼屈勤出於衷省枯槁之姿力乖報德激衰殘之氣感欲忘身瞻風采之夔遙役魂神而飛去尚當益壯以塞誤知

與劉沆龍圖啓

右輦啓伏念輦方抱憂哀且多疾病貧不得已則俗事皆當自謀旅無所容則世人誰肯見恤今者伏遇知府龍圖給事愷悌成德勸勉爲懷忘後進之至微

假溫顏而與接知其孤立念其數竒謂其有詩書之  
勤則曲加於獎待謂其有衣食之累則特甚於矜憐  
且使受田之獲安寔由爲地之至大在甘旨有毫髮  
之助於子弟乃丘山之恩况此餘麻可均敝族雖遠  
台坐常注愚心復得交游之傳愈知意愛之厚自非  
土石豈不激昂粗知古今可勝感勵恨當迷塞曷用  
報償而方先人之葬送未成偏親之奉養多乏四弟  
懷仰哺之託九妹有待年之期凡縻敝於秋毫皆經  
營於方寸顧惟私計當議遠遊世俗險艱豈諳嘗之  
不熟性靈踈拙寔齟齬之可憂未卜趨承更增慕恋

謝解啓

伏覩解文首蒙舉選伏念聖才非卓越識匪該通素  
志慕乎古人故時情之所背虛名聞於當世故衆忌  
之所排患難艱危流離頓挫孰有至孤之迹敢萌希  
進之心顧生理之難周迫私衷之可念舉而干祿誠  
匪素懷仕以爲貧竊將自比是以聞詔之出負笈以  
來豈意片文首塵高選以至天倫之薄陋子黨之空踈  
皆自單平得蒙收齒追惟會合亦有端原此蓋伏遇  
某官崇獎士倫助成世教以虹蜺之光而被飾以律  
呂之氣而吹噓致此屯窮階於振發敢不勉增素學

益勵前修庶全必勝之名以答至公之賜謹奉啓陳  
謝

回李清臣范百祿謝中賢良啓

右鞏啓竊以設科以求特起之材發策以訪可行之  
論是維高選果得異能伏以賢良某官志敏以強詞  
嚴而瞻迹前世之事而博極群書議當今之宜而常  
引大體及親承於聖問遂絕出於時髦方喜聞風遽  
蒙枉記仰惟謙抑之過第集讀感銘之深

回人謝館職啓

伏審試藝禁林陞華儒館伏惟慶慰伏以都官學士  
英行傑出玉璫混成邁時運之光華奮文章之溫雅  
第榮科於秘殿蚤邁等倫陞膺仕於本朝荐騰譽望  
較雕龍之麗藻利架鼇之秘扇果被明緡式符輿頌  
方展騰書之好處蒙削牘之私仰服謙撝退深感戢  
與北京韓侍中啓

右鞏啓伏念鞏顧以諸生守茲劇郡撫敝封之云始  
望仁境以非遙恨無羽翼之飛馳與操几杖欲以緘  
滕之託寓聊布腹心然而治獄訟之浩煩振紀綱之  
弛壞覺形勞焉少暇信材短以難周致是懇誠稽於  
進達屬高秋之在序惟坐鎮之多餘必有祺祥來寧

動履伏以留守司徒太師侍中著龜四海柱石三朝  
有太平之功周公之所以勤王室有純一之德伊尹  
之所以格皇天固已書在宗彛藏之盟府而乃以退  
爲進處上用謙自避遠於煩機久淹回於外服宜從  
巖石之望趣正衮衣之歸敢冀上爲宗祊善綏寢饋

二

鞏啓伏念鞏習吏非長得州最劇耗神明於簿領疲  
精思於追胥尚恃餘麻幸無曠事然而塞茅心而已  
甚飾竿牘以未遑故魂爽雖驚於門闌而候問不通  
於幕府仰繫明恕終賜矜容今者北土早霜晏陰始

肅伏惟順天時之常序養浩氣之至和神輿所依福  
祿來萃恭以司徒太師侍中股肱三世龜鑑四方勤  
勞著於邦家功德施於社稷方且歛嘉謀於一面鬱  
群望者五年郭令之繫安危素彤公論周公之爲左  
右宜冠本朝華夏蠻貊之傾心昆蟲草木之望賜豈  
伊葦質獨注微誠伏惟上爲宗祊善調寢饋

回許安世謝館職啓

右鞏伏審顯承詔檢進踐書林伏惟慶慰國家聚四  
部之書藏之秘近擇一時之俊任以校讐映朝序以  
甚清簡上心而滋厚恭以檢正學士學深而富識大

以明擢平津於廷中。蔚爲首選。賴王祥於海上。休有治功。天衢寢亨。時望攸屬。遂膺給札之召。來賁登瀛之遊。侍從邇班。廟堂大任。自茲而往。計日可期。承遠賜於珍函。第仰懷於謙德。

賀韓相公啓

右鞏啓伏審入膺典冊。首秉鈞衡。凡在生靈。孰不慶幸。伏以史館相公。言爲著蔡。行應準繩。仔肩一德之純。弼亮三朝之盛。君牙之績。舊服世濟忠勞。吉甫之憲。萬邦身兼文武。果還柄用。復冠中台。茂惟拔出之材。素蘊非常之畧。方且詛彤王室。盡邠魏之謀。謨澤潤生民。本蕭曹之清靜。遂蒙生於百姓。付衆職於群能。躋世太和。與人休息。使雨暘寒燠。罔不從時。草木蟲魚。皆當蒙惠。聲教可加於異俗。功名必紀於無窮。鞏一去朝行六更。歲序顧茲。舊物自慚。簪屨之微。保是孤生。方賴陶鈞之賜。其爲忻忭。寔倍等倫。

襄州與交代孫頌啓

右鞏伏念講聞譽望。積有歲時。歷下分符。已出吏部之後。漢南守土。又居仁政之前。惟事契之稠重。寔愚冥之幸會。比於道路。始接光儀。蒙特異於眷存。仍曲加於燕勞。論情至厚。曾何謝於古人。處義甚高。固可

敦於薄俗。遠離未久。感戀交深。諒惟得日之良。甫及下車之始。頒條多豫。納福甚隆。伏惟知府少卿積學內充。懷材間出。久更當世之用。自結明主之知。高冠兩梁。入綴班於九列。輕車駟馬。出按部於百城。方圖間燕之宜。自請蕃宣之便。佇膺詔召。不待歲成。更惟上爲廟朝。善綏寢饋。禱頌之至。序述寧殫。

洪州到任謝兩府啓

伏念輦天與朴。愚衆知凡。近材不堪於施設。動輒乖宜。學多失於變通。理難應用。文與遊於儒館。仍有列於朝紳。適當千載之期。曾乏一毫之補。既不能明國象。遠大之體。爲上建言。又未知究鄉閭委曲之情。與民興利。七移歲序。四易外官。坐尸祿廩之優。寂無稱効。幸屬章程之備。得以持循。茲蒙補郡之恩。俾遂便親之請。望故鄉而接壤。與仲弟以連城。及是忝踰出於假借。此蓋伏遇某官心存博愛。量極兼容。簪履之微。未忘於舊物。陶鈞之大。不間於孤生。曲致公言。俾諧私計。惟盡承流之分。庶裨造物之仁。過此已還。未知所措。

賀東府啓

右鞏啓伏覩十月二十三日麻制。伏審史館相公登

庸天下幸甚。伏惟史館相公言爲著。蔡行應準繩兼  
文武之閑材。富天人之奧學。神祇幽贊。遭聖賢相得  
之時。夷夏聳觀。備君臣咸有之德。果繇樞軸。首秉鈞  
衡。竊惟不世之姿。深達當今之務必。且開公平之路。  
以序進群。能銷壅蔽之萌。以廣延衆論。以寬大爲拯  
救。瘡痍之要。以安靜爲休息。疲瘵之端。絀聚斂之無  
名。偃甲兵而不用。果推此道。以澤吾民。食味別聲之  
倫。舉皆受賜。殊隣絕黨之俗。孰不嚮風。福祿可等於  
丘山。功名必永於金石。鞏蚤游墻屏。幸遇陶鎔。齟齬  
餘生。始免擠排之患。零丁滯跡。漸期亨泰之來。想望  
門闌。以忻以躍。

賀蹇周輔授館職啓

右鞏啓竊審奉被詔函。進登史觀。伏惟慶慰竊以安  
撫。運使學士材資秀特。識度淹冲。富華國之懿文。抱  
據經之宿學。一人嗟異。欲相如之。同時多士。推先服  
桓榮之稽古。果繇時望。特被朝恩。流馬木牛。方佐中  
都之費金匱。石室遂窺。廣內之書。竊惟寵數之行。茲  
寔要塗之漸。佇躋法苑。敦協僉言。鞏獲在下風側。聞  
成命分符。海徼幸依德庇之餘。寓直書林。更託雋遊  
之末。其爲欣慶。曷可縷陳。



回泉州陳都官啓

右鞏啓竊審祗奉茂恩進陞寵秩伏惟慶慰竊以知府都官周材經務令德鎮浮席膺仕以彌優簡清秉而有素循良之政已洽於民謠恬退之風足親於世教果膺異數進陟名曹側聆成命之行方竊同聲之喜豈期厚眷特枉長牋載規謙抑之辭但切感銘之懇

明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鞏啓伏奉勅命授前件差遣已於正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伏念鞏才無遠用學殆小知誤蒙假器之恩愧乏當官之効屬時泰豫遇上休明欲治之心夙追於三代非常之且特起於千齡顧是孤生最為遠迹雖逢辰之難得獨揣已之無堪故群材銜鬻之初未始自陳於薄技而衆論騁馳之際何嘗驟預於半辭錙銖動謹於成規毫髮敢萌於私見以茲循分庶獲寡尤然而一去本朝六祗外服十年荏苒未諧拱極之誠萬里周流尚負循陔之念當至仁之平施亦微物之可哀茲者方軼詔以在塗復折符而假守惟四明之窮裔處百粵之東偏浮海之航鼎來於遠國踐山之築益起於堅城猥出選掄冒應寄屬此蓋伏

南豐縣志 卷三十六 十一  
遇其官輔成世教樂育士倫陰推覆護之私每借吹  
噓之力致茲頑鈍與在甄收然而察無他惡之腸方  
賴兼容之度草莽之質使遂於向陽救水之歡許伸  
於反哺盡待曲成之賜俯厭難止之情誓在糜捐用  
酬鈞播

賀趙大資致政啓

右鞏啓竊審進秩宮朝歸榮里閑伏惟慶慰恭以致  
政宮保大資言爲著蔡行應準繩肩一德以在躬歷  
三朝而遇主讜言大論著在朝堂善政流風被于藩  
服引年求謝抗疏彌堅屢降德音方倚老成之重難  
回壯節閔有官職之勞躡陞儲案之華退遂家居之  
樂門開祖帳衆嘆大夫之賢庭列賜車自知稽古之  
力惟能諧於素志寔何愧於昔人鞏審荷陶鈞與游  
門館觀大賢出處之迹足勸士倫知儒者進退之宜  
敢忘師慕其爲忻躍倍萬等儔

亳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鞏啓蒙恩授上件差遣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  
訖伏念鞏少雖好學長乏異能燭理甚疎蓋聰明之  
難強受材素薄顧齒髮之已衰誤竊寵靈叨塵詔使  
茲者緣避親之著令蒙易地之推恩距畿甸以非遙

就庭闈而甚便夫何蕞質廼爾冒居此蓋伏遇某官  
以廣愛之心而輔成世教以并容之度而獎育士倫  
致是顛愚及於推齒慰倚門之望已出於挺鎔謝推  
轂之言敢忘於策勵庶收薄效仰答誤知過此以還  
未知所措

到亳州與南京張宣徽啓

右鞏啓蒙易近藩獲隣樂境雖未得就諸生之列請  
益於詩書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詎始敢通  
牋記參候之禮度幾將心誠饑渴之勤載省孤蒙寔  
爲幸會今者杪秋伊始嚴氣將升仰惟吐納之宜無  
爽燕閒之喜伏惟某官言爲著蔡行應準繩茂勤烈  
於二朝聳儀刑於四海仲山之明且哲宜保令名魯  
公之壽而臧永膺全福更冀上爲邦國善保寢興禱  
頌之誠叙陳罔既

右鞏啓伏審伏惟某官言爲著蔡行應準繩茂勤烈  
於二朝聳儀刑於四海仲山之明且哲宜保令名魯  
公之壽而臧永膺全福更冀上爲邦國善保寢興禱  
頌之誠叙陳罔既

較之言敢忘於策勵庶收薄效仰各諒知遵此以還  
未知所措

到亳州與南京張...

殷之婦妹刺罔期

公之壽而鄰未齊全辭更冀上為代國善於竊與  
蘇二障登謝休林因畫中山之陽且哲宜於今各曾  
爽燕間之喜大對某官言為善蔡休熟半齡效謹然

元豐類藁卷第三十七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啓狀

回陸佃謝館職啓

右鞏啓伏審祗膺詔檢入踐書林伏惟慶慰伏惟侍  
講學士敏識兼人英辭華國翰林子墨之賦蚤擅雄  
名玉杯繁露之篇多明大義豈獨坐收於士望固能  
自結於主知特啓書筵密隣禁戶凡將急就之字已  
賴發明廣內石室之藏更資是正茲惟異選奚測遠  
塗方喜托於餘光遽先承於華問燁如黼藻實駭於

字本惟

南豐集 卷三十七  
彌文沛若江河更欽於善下其爲感幸曷罄敷陳

與定州韓相公啓

右鞏啓伏念鞏轉走江湖推移歲月望門墻而既遠  
通書問以無緣茲者蒙易近藩匪遙台席雖未得就  
諸生之列請益於詩書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  
道誼始敢脩牋記叅候之禮庶幾將心誠饑渴之勤  
載省孤蒙實爲幸會屬晏陰之在序當嚴氣之方升  
仰惟吐納之宜無爽燕閒之喜伏惟判府相公言爲  
著蔡行應準繩茂勞烈於三朝聳儀刑於四海韓侯  
之偉革金厄暫殿方維周公之衮衣綉裳佇還鈞軸  
更冀上爲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叙陳罔既

賀韓相公赴許州啓

右鞏啓伏審遠持信瑞入奉清閑假泰筮以諏辰命  
館人而飭駕百靈奔衛宜無陟降之勞六氣節宣當  
遂神明之適伏以判府相公材爲人傑行備天常出  
堯舜之盛時紹帝平之慶閭忠純之操簡注於三朝  
愷悌之風儀刑於四海比較廟堂之任少留藩輔之  
雄力抗至言屢辭於榮祿眷求舊德方屬於上心用  
均邊閩之勤覲易鄉邦之便偉革金厄已嚴入覲之  
裝衮衣繡裳行允公歸之望佇膺典冊首秉鈞衡鞏

處世多奇誤知最久持心素厚未忘墜履之微引脰  
永懷已動掃門之喜更冀上為宗社善保寢興

授中書舍人謝啓

右鞏伏蒙制命授前件官者竊以贊為明命資討論  
潤色之工服在從官備諏度詢謀之用屬非常之興  
運經不世之大猷方追三代之風以建一王之法其  
於講求體要討正典章出獨斷之淵深彌積年之希  
濶所以訓齊群下播告四方非究極於人文曷宣明  
於上意矧參獻納尤慎選掄如鞏者識慮少通襟靈  
多蔽徒恐隳於先緒頗能味於經言有顛愚好古之

心自知透散無廣博為人之學分甘棄捐顧嘆作齒

髮之已衰困風波而且久晚逢真主獨賜誤知取於  
寡與之中假以踰涯之寵仰專史法非薄質之能堪  
遂掌訓詞豈諛能之可稱况策名於近要預責實於  
論思揣已以慚瘵官可畏何緣致此固有繇然茲蓋  
伏遇某官翼亮天功彌綸庶務仁接於物每樂育於  
時材誼在承君故旁招於衆俊致茲頑鈍獲備甄收  
惟殫許國之誠彌堅素志庶菴知人之遇不在他門

賀提刑狀

右伏審祇奉詔恩總持使務伏惟慶慰伏以提刑屯

田躬高明之德。席熙盛之期。起收科榮光。映朝序。發明吾道。則有文章之深淳。推行當時。是爲治行之尤異。果膺迅用以允僉言。自江之東。握節而使。固將粹美於風俗。豈特是正於刑書。不次之陞。爲端於此。鞏獲分郡。寄得與公。麻幸喜之深。叙陳罔既。

太平州回轉運

右鞏伏念鞏夙惟孤質。最荷誤知。屬仗節以來。思得通名而覲。止辱爲殊禮。尤出過恩。委曲拊循。丁寧顧訪。軫艱難於即路。則許之假寵於舟艤。憫匱乏於騰裝。則期以致憐於教墨。側思寒陋。何用克堪。聚集感慚。豈勝指數。去遠再宿。懷嚮兼年。伏惟通久。禱於萬靈。享洪休於百順。竊以運使郎中受材闕廓。經德粹冲。布盛府之詔條。對外臺之風蹟。洽於人望。簡在天心。行被命書。即膺遠用。伏惟順遵。氣節安養。寢興

太平州與本路轉運狀

右鞏啓。伏念更移歲序。阻越道途。音塵莫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記室。飛馳精思。俛仰風威。伏惟順履。川流安行。舟御享神明之協相。具福祿之來成。伏以運使郎中德紹家聲。材周世用。雋望傾乎天下。壯猷藹於朝端。建使者之節旄。宣揚惠澤。佐大農之計策。蕃

長貨財拊勞烈以甚隆席寵靈而宜厚竚膺詔召以  
協輿言伏惟上爲朝廷善綏寢餼

越州賀提刑夏倚狀

右鞏伏審祇奉詔封榮分使節伏惟慶愜伏以提刑  
屯田抱材精敏涵德粹溫文章爲國之光華治行迺  
時之表則輟於朝著處以使臺士望藹然時名籍甚  
官用視年之豐耗已寔倉儲邦刑以世而重輕竚清  
獄繫使仁聲之既洽則囂訟之可無然後入奉命書  
進升法從在於公議寔允輿情鞏於此備官云初託  
庇喜趨風之甚邇諒考履之惟和更冀副上倚毗順  
時調護其爲禱頌曷究敷陳

賀轉運狀

伏審祇奉詔封就更使節伏惟慶慰伏以運使司封  
受材閑遠植性粹冲風猷爲世之表儀治行迺時之  
軌則果用詳刑之最來分將漕之權威名已動於連  
城惠術行周於比戶豈止調盈虛於歲計內足邦儲  
方且知緩急於人情下流主澤然後進陪侍從入奉  
詢謀在公論以猶稽寔輿誠之所係鞏備官於此託  
庇云初將承望於餘光但忻愉於懦思屬祁寒之在  
序諒福履之保和敢冀上爲朝廷善調興寢禱頌之



至叙述奚周

賀杭州趙資政冬狀

右鞏竊以布律而候氣萌動於黃宮立表以須景長  
至於南極伏惟知府資政受材閔廓含德粹純壯京  
國之大猷濟格天之盛業履茲令序茂集休祺典冊  
衮衣端履一作三公之位旂常鼎彝當傳萬世之功  
鞏祗服官箴遠違門著素積依歸之望彌深禱頌之  
勤

賀北京留守韓侍中正旦狀

右鞏伏以歲起於東茂對三陽之盛物生於震聿開  
萬化之端伏惟某官行應中和道含純粹屬四方之  
係望簡三后之眷懷德爲民彝故稱宗廟之器功在  
王室是爲社稷之臣順履昌期具膺繁祉佇奉承於  
典冊復登翊於巖廊鞏限守印章阻趨墻屏仰望威  
重不任禱頌之至

賀鄆州邵資政改侍郎狀

右鞏竊審祗被明綰進陞寵秩伏惟慶慰伏以安撫  
資政侍郎材經世務文擅國華攀日月之高衢踐機  
衡之要地方兼榮於祕殿用均逸於价藩屬時靖嘉  
維上豫動訪昔遊於博望懷舊學於甘盤迺陞宗伯

之聯居貳卿曹之重惟隆名異數之錫已絕當時固  
元勲盛德之殊豈稽圖任佇還柄用式允輿情馳慶  
未繇依歸滋劇

襄州回相州韓侍中狀

右鞏僻守陋邦遠違嚴屏永言嚮慕但傾茅塞之心  
自便退藏莫馳竿牘之問敢期賜教出自過恩形意  
愛之拊循枉題評之獎引譬如寒谷幸蒙六律之吹  
有若秋毫遂借千鈞之重秘藏巾衍銘鏤肺肝惟偃  
息於便藩素充盈於浩氣百神所相萬福來綏伏以  
司徒侍中行應準繩言爲著蔡有一心之忠誼弼三  
后之謀謨安社稷之元功傳於竹帛被華夷之盛德  
布在管絃方且辭鈞軸於廟堂擁旌幢於鄉國然而  
人詠方叔克壯元老之猷時思謝安出慰蒼生之望  
宜就贊書之拜佇諧華袞之歸

回樞密侍郎狀

右鞏啓伏念鞏久茲外補利在退藏一切不爲京師  
之書以此亦踈左右之間分當棄置理絕收憐豈期  
尚記於姓名特賜親紆於翰墨處大寒而不變乃知  
松栢之堅兼庶類而並容則維江漢之廣孤懷易感  
重誼難忘但注仰於門闈實鏤銘於肺腑今者景風

南豐文集 卷三十七 七  
扇物畏日御纏伏惟襄贊萬機順膺百福敢覬上爲  
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指陳難既

回亳州知府諫議狀

右鞏伏念自違墻屏浸易歲時比潛伏於外邦久棄  
捐於人事雖嚮往之意不暫弭忘而叅饋之勤至於  
曠絕敢謂曲敦雅舊尚記庸虛賜勞問於華戔致慙  
勤於親筆文如黼藻加一字以爲榮操若松筠貫四  
時而不改以慙且感欲報奚言今者竊審固避機衡  
出臨屏翰始敢瀝茅心之至懇恐具竿牘之常儀少贖  
曠疎覬蒙開察蓋天時之迭運屬春令之方行伏惟  
開閣之初偃藩甚樂休有神叨之助茂臻福履之宜  
鎮撫名城暫屈承流之寄旋歸卹宰路圻膺圖舊之求  
更惟上爲宗祊善調寢饋禱頌之至但切下情

回運使郎中狀

右鞏啓伏念鞏仰高所至馳思爲深戀勢之殊屬書  
以進枉遇恩之特厚流華問以見存文辭爛然意氣  
勤甚雖德心之大遺名秩以自謙而士品之微顧材  
資而安稱其爲佩服曷罄指陳急景云初祁寒將盛  
伏惟遵道塗之易詢采於風謹察閭里之勤布行於  
德惠神靈所護福祿攸宜恭以運使郎中材足兼人

志存及物出高明之慶族接熙洽之盛期通班於朝  
揭節而使自簿書期會之纖悉莫不注心至山巖窟  
穴之幽深舉皆受賜足以救一時之敝故能得萬事  
之宜休聲所歸遠用行及伏惟遵時之順養氣以恬  
庶允輿人之情不違拙者之望

到任謝職司諸官員狀

右鞏比者祇命守邦涓辰視事維是孤蒙之質幸依  
庇肩之餘竊鞏才不逮人學多泥古又備官於冊府  
徒竊食於累朝茲假便藩實緣私請伏遇某官體仁  
爲任充美在躬素自結於主知方出宣於使指歛時  
利澤播在東南籍甚休聲洽於中外顧忝屬城之任  
實諧德宇之依尚阻參承但深欣抃

福州回魯侍中狀

右鞏伏念自遠門闡荐更時序顧茲艱拙利在退藏  
雖有心誠嚮往之勤而無書記候問之禮敢期眷與  
特賜誨存獲承黼藻之褒彌見松筠之操其爲感激  
但切銘藏屬凝洎之在辰惟燕閒之均福伏以致政  
太傅侍中素推名傑蚤代天工意誠心正而家齊已  
儀刑於王室功成名遂而身退遂表則於士倫聊曼  
衍以窮年坐優游而進道矧臧孫之有後繼周公之

拜前阿衡之格于天。書載君臣之德。司徒之善其職。詩稱父子之功。方賴壯猷。陰禪至治。更冀上爲邦國。善保寢興。禱頌之誠。不勝懇悃。

移亳州回人賀狀

右鞏比緣懇請得假。善藩既諧。竊祿之私。實獲事親之便。慙無善政。可稱厚恩。豈謂某人。特枉緘封。曲垂獎錄。言爲黼藻。飾陋質以爲榮。操若松筠。處大寒而不變。其爲感愧。曷盡指陳。惟溽暑之方隆。諒燕居之多適。更祈保攝。用竚遷陞。

東府賀冬狀

右鞏伏以氣動於微升。一陽而方長。物資其始。萌萬寶於將亨。伏惟某官。行蹈中庸。業存久大。爲生民之著。蔡任王室之股肱。四岳之亮天工。其凝庶績。百揆之熙。帝載攸敘。彝倫茂對。休辰具膺。繁祉鞏方。祇官次阻。詣門闌。

西府賀冬狀

右鞏伏以物資其始。萌萬寶於將亨。氣動於微升。一陽於方長。伏惟某官。業存久大。行蹈中庸。爲著蔡於生民。任股肱於王室。共武之服。久專總於樞機。秉國之均。佇首當於衡軸。對休辰而茂協。膺繁祉以具宜。

南史文集 卷三十七  
鞏限此守邦未緣爲壽

回人賀授史館脩撰狀

右鞏誤被上恩進專史事顧慙孤陋曷稱選掄伏念  
鞏齒髮蚤衰材資素薄差池一紀久流落於風波推  
徒七州寢沉迷於簿領詎期皓首獲奉清光拔於多  
上之中寵以非常之遇惟累朝之盛典垂列聖之鴻  
名宜得異能使之實錄豈伊鄙鈍可盡形容懼莫副  
於簡求方內懷於兢愧敢意眷私之厚特迂慶問之  
勤矧獎飭之踰涯俾寅緣而借重其爲感幸難既敷  
陳

回人賀授舍人狀

右鞏啓叨奉制恩進登詞掖誤蒙任屬私積兢慙鞏  
器識少通性資多蔽非有爲人之學徒堅好古之心  
矧齒髮之已衰困風波而且久晚逢真主獨賜重知  
取於寡與之中假以踰涯之寵甫專史筆遂掌訓辭  
惟清切之近班實論思之要地方驚冒虜良用悞顏  
未遑削牘之勤遽辱騰書之貺其爲感佩曷罄敷陳

元豐類藁卷第三十八

祭文

祭歐陽少師文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惟公學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  
 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若星日絕去刀尺渾然  
 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  
 一人顧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過鼓行無前跋扈  
 非恤世偽難勝孤堅竟窒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  
 三謨生明葳室頓挫彌厲誠純志壹斟酌損益論思

得失經體慮萌。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靜簡易。仁民愛物。斂不煩苛。令無迫猝。棲置木索。里安戶逸。積斂兵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駕颺歛。再拯大艱。垂紳秉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總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昵。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不回。其剛仡仡。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屈。以為已任。無有廢咈。維公平生。愷悌忠實。內外洞徹。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歲。乃俞所乞。放意丘樊。脫遺羈馭。沉浸圖史。左右琴瑟。氣志浩然。不陋蓬蓽。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幹昀軸。贊微計密。云胡傾殂。愍遺則弗聞。訃失聲。皆淚橫溢。戇冥不敏。早蒙振袂。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鬱。西望轎車。莫持紉緝。維公。犖犖德義。譔述為後世法。終天不沒。託辭敘心。曷究髮髯。

祭王達龍圖文

惟公有獨立之志。不羈之材。揚旌閩楚。按節江淮。止如山淵。動若風雷。衆皆異其施設。曾孰測其津涯。若夫拯急難於水火。下雋傑於蒿萊。越拘攣而不惑。豈



南豐文集 卷三十八  
淺狹之能。偕至於稱物引類。興言寓懷。遠參騷雅。近雜嘲諧。麗兼組藻。美軼瓊瑰。皆足以聲駕多士。望隆九咳。然而位不過郎中。名不過直閣。流落白頭。委蛇一壑。豈人事之當然。信命存於冥漠。昏愚不肖。早辱公知。拊循愛勉。施及其私。聞公之逝。惻楚歔歔。戴德莫酬。寓薦以辭。

公謫祭張唐公文 熙寧六年六月一日

維公作德于躬。實方實厚。實夷實寔。訐寔堅寔。寔茂彼嗜。而爭我有不惑。彼嫵為朋。我肆而特。我抗其辭。維彼之默。始燁其華。儒林禮官。廼碩其寔。侍從之班。維帝時咨。維士時附。尚其昌言。式乂在序。告疾于朝。廼長南服。里無嘆聲。士女輯穆。以老得謝。傲其歸裝。車御未驅。計聞四方。維余先人。公同年友。公子我姪。又託婚媾。寔殺于豆。寔酒于觴。馳辭告誠。維以永傷。

祭孔長源文

嗚呼長源。拔迹孤艱。刻志勵力。升德自幽。廼不家食。燕其壽母。歸養以色。與其士友。鼓我淳則。微獨考古。載辭于策。亦從爾知。有婉軍畫。為長以舒。為將不亟。廼使荆粵。銓材著職。滅熄苛媯。蘇僵博瘠。會稽之治。里無猝迫。初以詆去。民實載德。卒還省部。廷論之直。

維曰將歸東符之析孰云不幸奄與生隔有親九十  
世爲楚惻維其篤行匪矜匪飾其處爲文其齋爲澤  
天與厥後賢能交踈有實有華光長譽白善豈無勸  
慶焉茲得維我與公綢繆平昔詩書討論相求以益  
我試于鄉自公考擇彌久彌親情隆意獲聞公之訃  
泫然心盡馳奠千里寓陳悃悞

祭王平甫文

嗚呼平甫決江河不足以爲子之高談雄辯吞雲夢  
不足以爲子之博聞強記至若操紙爲文落筆千字  
徜徉恣肆如不可窮秘性恍惚亦莫之係皆足以高  
視古今傑出倫類而况好學不倦垂老愈專自信獨  
立在約彌厲而志屈於不申材窮於不試人皆待子  
以將昌神胡速子於長逝嗚呼平甫念昔相逢我壯  
子稚間託婚姻相期道義每心腹於超軼亦情親於  
樂易何堂堂而山立忽泯泯而飈駛計皎皎而猶疑  
淚泑泑而莫制聊寓薦於一觴纂斯言而見意

祭宋龍圖文

嗟乎次道公之於古今典章沿革得之於心山  
藏海積又於舊聞隱顯纖悉析之以口天高日白公  
在朝廷群公百司解惑釋疑公爲著龜公在太史維

僚與屬正繆辨訛公爲耳目今公忘矣廷有大議問  
故事者衆失其歸國有大典考前載者人失其師况  
公行不絕俗而動有常度言不忤物而辭無可疵靖  
退之風愈老而彌邵方直之操自信而不回至於篤  
友尚舊比義親仁追往烈而競逐豈庸態之能隣然  
而蚤蹈厲於儒館晚委蛇於從臣曾未得歷禁林之  
獻納任廊廟之彌綸何鸞儀而鵠峙忽飈逝而星淪  
哭公之喪者客不絕於門庭弔公之家者使相望於  
道路維昏鈍之少與獨綢繆而有素淚淋浪而莫收  
情惻怛而奚戀嗚呼唐季五君史曠其錄公薨亡而  
集賢蓋旁羅而遠屬至於帝宅神州祖功宗德咸在  
筆削具存方冊爭日月之光輝與天地而終極則公  
位雖屈而未盡名益久而逾章彼富貴而磨滅豈得  
公之毫芒纂餘哀而以此聊寓薦於一觴

祭亡妻晁氏文

子有仁孝之行勤儉之德宏裕端莊聰明靜默窮達  
能安死生不惑可以齊古淑人爲世常則歸我之昔  
明年始筭言無疵悔動應衡規親踈悅慕稚艾嗟咨  
事姑之禮左右無違服難體順惟日孜孜諧我屬人  
又薦以私有犯不校有勞不施人隆已約乃以爲宜

衣有穿弊。珥無光輝。曰順吾性。餘復何爲。紛綸世務。偏及群疑。子陳得失。効若著龜。及其既退。婉婉其儀。不矜以色。不伐以辭。幽閒深謚。度量誰窺。吾貧口衆。智不繼資。脫粟藜藿。具無鹽醯。人不堪憂。子獨怡怡。綰綜雖愛。不偏以慈。訓誨惟謹。曰宜幼時。我扶我翼。共處窮羈。鋤荒補漏。細大無遺。嗚呼天禍。我家降集。凶厲始來。京師辛丑之歲。子之方壯。疾疢中傷。孰云此日。一女先亡。子雖自達。病豈宜然。自歿至春。有益無痊。迎醫市藥。我力爲殫。術寧非善。不勝于天。將逝之昔。逆知其期。語論自若。精神不衰。徧召室人。告以長歸。嗚呼哀哉。父失賢女。姑亡孝婦。子喪嚴師。吾虧益友。時歲雖往。悲酸則新。禫月之終。奠此一樽。教養二子。期獲子心。時良返子。託葬先林。言如不復。誰謂我人。長號叙哀。寓以斯文。

祭晁少卿文

鞏蚤以孤蒙與託嘉好。自始迄今。踰二十載。繾綣相與。義厚情親。會合乖闊。則有書問。開紙披辭。猶若際遇。不意今者。公遽淪亡。得訃歔歔。涕隨聲發。海濱獨哭。心與誰言。仍聞歸旆。旅次餘杭。隔此濤江。寓陳薄奠公乎。知否已矣。柰何。

館中祭丁元珍文

嗟乎元珍別子幾時孰謂子往無復來期子之爲人  
渾厚平夷不阻爲崖不巧爲機朋僚悅附族黨懷依  
其動恂恂必應繩規其語諄諄不見瑕疵從事之畫  
吾無妄隨長人之政彼有遺思其蓄鈞石其出銖鎰  
惟夫學問富有書詩濡墨操紙寫之文辭春陽滿野  
萬物榮滋匪營匪飾疊異并竒既精衆作於詩復尤  
清新俊逸與古爲儔讀之灑然可破百憂哀鳥之秩  
天祿之遊謂淹已久既晚方收孰云未幾斥置南州  
書猶未復計已來投衆爲哀傷况於吾屬初疑終駭  
失淚滿目莫引子棺莫穉子服禮多不及情豈能忘  
寓辭千里侑此一觴

朝中祭錢純老文

嗚呼公平窮經及史旁兼百氏廢寢與食不虛寸晷  
薦好無倦華顛愈勵強記多識箱書屋侍閣議崇論  
河番海委詩賦講說射策三科金馬玉堂經帷三職  
寒苦自至無馮與翼銓綜再試士曰予歸尹正三歲  
衆曰予依公於所聞維學之力公於所知則維自得  
利害之際人鮮能安彼爲惴惴公獨桓桓愛惡之情  
人鮮自克彼有贅虧公爲衡石世所並逐公有不求

彼囂我靜則莫我尤曾不三事位云未究曾不百年  
數云非壽殲國之良在列嗟咨墮民之望耄艾歔歔  
天子聞喪馳使臨視勞恤瑩孤賙憐乏匱凡我同朝  
矧曰同志哀由感觸孰知失涕寓芻在庭薦羞在机  
公平來哉寄誠茲誄

祭李太尉文

公先種德碩大于久毋宋仁祖維莊懿后公維后姪  
考異姓王入長六師外垣大邦不以貴盈遜悌慈良  
昭陵未遠公奄云亡。輅車之東致薦一觴

祭致仕湛郎中文

維公早以郎潛安於養志晚而家食曾不待年治績  
紀於朝廷行實推於鄉里淪亡未遠窀穸有期竊仰  
高風敢陳薄奠

又祭亡妻晁氏文

鞏無狀遭禍早失賢妻徘徊京師零丁孤宦廼致旅  
櫬未就先塋夙夜思惟心頗愧怍今蒙恩補外道出  
東南敢啓敢宮進登舟御間閔回阻將致鄉園而鞏  
比至淮瀕迫趨官守其於奉承靈輦經涉大江方復  
假人經營護視求惟見亮尚賴有靈若夫觸冒川途  
幾數千里使保清謐則惟餘休至於推擇吉辰脩嚴

葬禮俟得時日。敢不躬親。惟其鑒之。故以情告。

代人祭李白文

子之文章傑立人上。地闢天開。雲蒸雨降。播產萬物。瑋麗瑰竒。大巧自然。人力何施。又如長河浩浩。奔放萬里一瀉。末勢猶壯。大騁厥辭。至於如此。意氣飄然。發揚儔儔。飛黃馱駟。軼群絕類。擺弃羈馭。脫遺轍軌。捷出橫步。志狹四裔。側睨駑駘。與無物比。始來玉堂。旋去江湖。麒麟鳳凰。世豈能拘。古今僻儒。鈎章摘字。下里之學。辭卑義鄙。士有一曲。拘牽泥滯。亦或狡巧。爭馳勢利。子之可異。豈獨茲文。輕世肆志。有激斯人。

姑熟之野。予來長民。舉觴墓下。感嘆餘芬。

祭王都官文

維公材敏而宏。志眎萬里。高辭大篇。出仕天子。主簿于閩。聲駕其長。清江之謀。矯矯逾壯。于韶于昇。條教出已。伺公所爲。萬目齊眎。奪奸于幽。耄吏喪膽。悍黨睢睢。根抵卒斬。里謳戶歌。惟惇寡獨在右。惟監在下。惟屬在側。惟僚相講。戴服將起。將呂俞考。以難曷赴。曷歸忽殞。無還公於先人。實歡實厚。至公諸子。鞏辱親友。於公家行表裏。洞知於黨。不校於尊。不違出升。公堂不撓。毫髮退從。其私婉婉。曲折鍾山。崢嶸下惟。

江水昔公此臨委蛇舄履今好人葬公于此銘鞏之  
爲辭貧事偉千里寄誠以茲一簋

祭袁大監文

於乎越蜀荆吳三方萬里公馬駢駢幘印而使蠻墟  
海聚獄無濫辭峨峩邛夔貨走京師東南之粟風颿  
手筴歲填太倉萬艘尾錯遂副會府肆其心畫出屏  
于宣以我偃側九卿之行得謝以歸冕弁入里昔時  
布衣進退則然當世所嗟不貴以驕不富以奢翼翼  
其行坦坦其衷隤然順退長者之風白髮雖多几杖  
未隨笑言在耳已哭于帷眷然撫我孰如公先人  
不幸託載公舟我生方屯戴德莫疇羞醪則微以陳  
我悲

祭關職方文

嗚呼關公以文中科以材爲吏艱于厥初四十始仕  
終領兩州其治大肆告老于朝郎官以歸鄉士大夫  
觀望嗟咨孰爲公居竹水之寰孰爲公園正據湖山  
公出公休八子侍側仕者大半同時共籍其聲顯揚  
其習順慈萬石之風百世相差有後如斯世誰能及  
而况公年躋于八十或如公壽莫如公安履勞撫少  
其意桓桓拜公以晚見託以姻書猶在几訃已及門



西豐文集 卷三十一  
福祿之全在公奚憾念昔思來族親之感帛廬在東  
遠不及會泣叙斯文千里之外繾綣之情已於一酌

祭黃君文

嗚呼宋且百年號令萬里姦臣黜除尤者擯死巖材  
里秀驅駕而使蓋君之生有時如此當世之官有微  
有盛盛者廟堂斟酌王命千隸百司進埃退聽出長  
四方王斧金乘邦侯衆將傳牒而令微者紛紛或陪  
或正千品萬名各有操柄人皆敏手捷取能併君獨  
無求以死終病同時之人勤營善蓄萬贏儲金萬襲  
藏玉遺餘野積不能匱積君獨一身衣食常足  
其命曷以至茲君能自達可以無悲親戚念君能不  
歔歔我之老姑歸君爲婦與君歷年顛沛同有今對  
其孀寧匪我傷來問來帛屢至其堂葬君南山冬氣  
已烈薄醪時羞觴豆肅設侑以茲文與君一訣

皇朝集卷第三十一

已既載類神靈顯立薇始於以必又與一結

其辭寧謂非則來問來昂靈至其立率吾南山冬康

題始非之涉故輔者為故與昔靈爭與前同亦今控

其命以不



